

非遗

十指生花绣丹青

——走进河南开封汴绣厂

栾芳

汴绣之“不变”

在汴绣车间,看着几十名绣工飞针走线的场面,既震撼又享受,眼观大幅的绣布上,针线穿梭其上,让人眼花缭乱。程曼萍说:“在绣制一幅作品时,首先要选好画稿进行白描,把原画勾勒下来作为刺绣的底稿,然后要选线、定针法,有时一根绣线要劈成36根细线,比头发丝还细。”

在车间里,经常能看到一老一少合作完成绣品的情形。程曼萍说:“这是我们的传统,汴绣基本都是师徒传承,不管多忙,我们始终坚持一个师父带一个徒弟的教学方式,手把手地教,这样师父才能把技法准确地传给徒弟,徒弟学得也更快。”

与其他刺绣类项目不同,汴绣的先天优势比较明显。有政府的扶持作为坚强后盾,摆脱了刺绣作坊规模小、生存能力差的困扰,从而使绣工能够专注于刺绣技艺的研究和传承。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汴绣厂从未停产过。程曼萍给笔者介绍了一位年纪稍长的绣工王

玲,她正在绣布上穿针引线,“王玲是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以她的水平在外面可以赚到更多钱,但是我们都是从年轻时就进厂,厂子培养了我们多年,对这里有了很深的感情,即使到了退休的年龄,只要工厂挽留就不会走。”汴绣厂汇聚了13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20多位高级绣工,面对外面的物质诱惑,他们选择了汴绣厂不变的坚守,恪守团结踏实的厂风,延续着“视厂如家”的情结,使得汴绣厂历经时代的洗礼而不断发展壮大。

汴绣之“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汴绣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在保留汴绣核心技术的基础上,从针法、题材、传承方式等方面加以创新,在不弱化汴绣风格的情况下,不断自我调适,既保留了汴绣的原汁原味,又增强了其生命力。“我们进行过多次的针法调研,搜集民间刺绣针法,由原来的十几种,已总结出新老针法共36种。”程曼萍指着一件绣品说,这只小鹿采用的是

是‘叠彩绣’,这一绣法特别适合绣制动物的皮毛,不但形象生动,而且立体感特别强。在完成写实类作品时,绣线的颜色可能不够,我们就创新地采用两种、三种线交叉使用的方式,让绣线实现颜色的深浅层次,呈现出油画的效果。除了针法上的变化,近年来,汴绣在题材上也作出了大胆的尝试——将西洋画搬入绣卷,在精品展厅就可以看到《蒙娜丽莎》、《向日葵》、《拾穗者》、《牧羊女》等多幅根据外国名画创作的作品。

汴绣之“变”还体现在传承方式上。面对后继乏人的问题,汴绣厂在传统的师徒传承基础上,走向社会,与开封一所职高联合办学,设立刺绣班,采用文化课与刺绣课并重的教学模式,使学生们既完成了学历教育也完成了技术教育,毕业后可直接到汴绣厂工作。汴绣厂还与开封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开封艺术学院等多所大专院校合作,为其免费提供实习基地,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汴绣、喜欢汴绣,引导他们参与到汴绣的传承工作中来。



汴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程曼萍在指导学生刺绣。

一种有质感的诗意表达

相比苏绣、湘绣、蜀绣、粤绣等绣种,汴绣的知名度稍显逊色。但是,早在遥远的北宋,汴绣已经作为宫廷绣获得皇室的专宠。因开封古时称汴梁,所以就有了汴绣之称。《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北宋开封皇宫内设有文绣院,绣工数百人,专为帝王妃嫔、达官贵人绣制服饰,后在民间传播发展起来。汴绣用色沉稳、古朴典雅、端庄大气,在题材内容上以绣名画见长,并成为一种传统。

汴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程曼萍介绍,为了继承汴绣这一传统技艺,开封于1954年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绣花合作小组。工人自带工具和原材料,开始制作简单的儿童服装、儿童帽、枕套等。随着工人增多,生产规模扩大,1958年合作小组转为地方国营的开封汴绣厂,职工最多时曾有近千人。程曼萍特别介绍了厂里的一幅汴绣作品《清明上河图》:“这是汴绣的代表作,长525厘米,高25.5厘米,囊括了800多个人物,90多头牲畜,170多棵树木,要把这样的画作绣到布上,难度很大。我们厂的第一幅《清明上河图》是在1959年完成的,当时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陈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这也是我们汴绣人的骄傲。”说到这里,程曼萍就像在讲述自己家里的一段传奇。

漫步在精品展厅,仿佛穿行在丹青妙笔的长廊,《五牛图》、《簪花仕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画作全部由针线铸就,所呈现的绣品并非简单的模仿,其中别有一番韵味,这些画作似乎通过汴绣,找到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各地

北京恭王府展雅安藏茶

本报讯 (记者王学思)9月23日,由文化部非遗司指导,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系列活动组委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雅安藏茶传统制作技艺精品展”开幕式在北京恭王府中华传统工艺精品馆举行。

南路边茶是四川雅安、天全等地区所产,专销藏区地区的一种紧压茶,又称藏茶。雅安南路边茶制作历史悠久,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从唐宋蒸清饼茶到明代散茶,明末将散茶筑制成包,成为紧压砖茶,经过民间艺人、工匠的不断传承和创造,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制茶技艺。2008年,南路边茶制作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展览展出了系统介绍南路边茶生产制作流程的珍贵照片和实物,以及近年来创新生产的南路边茶的相关衍生品,如茶饼装饰挂画、小茶饼吊饰、茶枕等。

扬州曲艺进京展演

本报讯 (记者张妮)9月20日、21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和江苏省曲艺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扬州曲艺进京学术观摩展演”及“扬州评话传承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近百位来自全国曲艺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以及演职人员与会。

在观摩展演及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传统艺术北大行——扬州曲艺专场展演”中,扬州评话老中青三代艺术家杨明坤、姜庆玲、马伟等表演的《皮五辣子·假扮夫妻》、《三国·蒋干计差》等传

统经典和新编优秀节目,包伟、刘芋君等带来的扬州弹词《啼笑因缘·误入师长府》、扬州清曲《扬州小巷》等节目,全面展示了清新秀雅的扬州曲艺的魅力。在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对演员的表演进行了中肯的点评,充分肯定了扬州市近年来在扬州评话的创作表演、传承保护,尤其是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持续努力与优异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的相关问题,如表演时的戏剧化倾向等,并就这些问题及扬州评话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十二届和平杯万人共铸 廿三载邀请赛四海齐襄

第十二届“和平杯”中国京剧票友邀请赛决赛

(10月9日至10月14日 中国·天津)

Table with columns for competition rounds (决赛第一场, 决赛第二场, 决赛第三场, 决赛第四场, 决赛第五场), dates, and participants from various regions (山西, 黑龙江, 江苏, etc.) with their names, roles, and ages.

热烈欢迎海内外优秀京剧爱好者莅临天津!

热烈祝贺第十二届京剧票友盛会圆满成功!



闲暇时,施夏明(右)还喜欢摄影,别人评价他拍出来的照片有浓厚的“昆曲风”。

风雅小生施夏明:

与昆曲很有默契

新华社记者 杨磊文/图

傍晚的南京下起阵雨。朝天宫旁的古建筑里传出圆润的曲声,在雨声中依稀可辨。这里的兰苑剧场正在上演昆曲《玉簪记》。

整个剧场座无虚席,门口和过道也挤满观众,都是年轻的面孔。台上的那位演员也同样年轻,面容清秀俊美,唱腔婉转悠扬,举手投足间飘散出优雅的气质,他是29岁的昆曲小生施夏明。这一天是他第7次举行个人专场演出。

“是老师的坚持和父亲的选择,成就了我现在的幸运”,这个如今拥有大批粉丝的昆曲新秀,回想自己16年前与昆曲结缘时如此感叹。1998年,施夏明在苏州读小学六年级,他被前来招募昆曲新人的“星探”一眼相中。这位“星探”就是江苏省昆剧院的老艺术家胡锦芳。后来由于父亲的阻拦,施夏明放弃了这个录取机会。第二年,施夏明考入苏州市一中,胡锦芳又追到这里,“胡老师拼命做父亲的工作,一心想把我挖过来,这一次父亲同意了。”

于是,施夏明成为了江苏省戏曲学校昆曲科的一位学员。在4年的学习中,从完全不了解到逐渐爱上昆曲,施夏明发现他与昆曲不仅有缘,还很有默契,“这是个慢悠悠的剧种,一唱三叹,一个字可以拖四拍,我的性格也是这样慢悠悠,做什么都不着急。”

戏校毕业后,施夏明进入江苏省昆剧院,成为剧院的第4代演员。入行不久后的一个机会让他迅速脱颖而出。2006年,江苏省昆剧院重排大戏《1699·桃花扇》,由著名话剧导演田沁鑫执导,施夏明被选拔出演主角侯方域。“没有青春版《桃花扇》,就没有现在的我。”新版《桃花扇》大胆使用了青春靓丽的年轻一代演员,一定程度上激活了相对低迷的昆曲市场,“如今,观众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二十几岁的最多,最小的‘昆虫’(指昆曲戏迷)只有四五岁。”

随后,施夏明又多次在江苏省及全国戏曲大赛中获奖。2013年,他凭借北方昆曲剧院的新编大戏《红楼梦》,获得第2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阅历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对同样的角色会有不一样的体会,每一次演出都能感觉到自己在

进步。”施夏明的步伐开始变得更加自信、稳健。

虽然已经成为江苏省昆剧院的主力演员,但施夏明每月的基本工资还不到2000元。再加上每场演出补贴200元,他一个月拿到手的钱不过3000元出头。“现在压力还是挺大的,多亏父母资助我买了房子,否则真不好过。”施夏明的夫人也是一名昆剧院演员,如今施夏明已是两个男孩子的爸爸。“无论戏曲演员多清苦,我都会坚守下去,因为我而言这已不仅是一个谋生的职业,我的身上更承担着传承的责任。”

大幕落下,捧着鲜花走下舞台的施夏明已是满头大汗,戏服湿透,两个多小时的演出让他精疲力尽。卸下戏装,换上白色T恤和深蓝色牛仔褲,施夏明骑上他的两轮电动车,渐渐隐没在南京湿润清静的夜幕中。